

从文明自觉的“三知之明”探析 彭树智先生的文明观

蒋真*

内容提要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树智先生主张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探寻世界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和文明自觉,深化对历史学科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规律性认知。彭树智认为人类交往互动有三个主题,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身心,它是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集中表现,体现了人的主题意识和思想的自觉,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彭树智指出,文明自觉在实质上是文明交往的自觉,是以人的思想文化自觉为核心、以文明交往自觉活动为主线的人类创造历史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是对文明交往活动的总结和升华,集中体现为交往互动规律的践行和把握。

关键词 文明交往 文明自觉 文明观

探索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宏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各民族间的普遍交往,推动着人类历史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世界历史进程本身是不同文明互动交往的过程,尤其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文明间的多层次交往更加频繁,既有对话、合作,也有差异、分歧。继《文明交往论》《书路鸿踪录》《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后,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是彭树智先生对文明交往与文明自觉理论进行的系统性研究。2013年,彭先生《我的文明观》一书从人类文明交往的实践出发,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阐释了世界文明交往的自觉化过程。在长期的世界历史研究实践中,彭先生主张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探寻世

* 蒋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界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和文明自觉，深化历史学科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规律性认知，为人类自然史和世界文明史的演变与发展寻找一条新的理论路径。彭先生提出，文明自觉在实质上是文明交往的自觉，是以人的思想文化自觉为核心、以文明交往自觉活动为主线的人类创造历史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是对文明交往活动的总结和升华，集中体现为交往互动规律的践行和把握。^① 彭先生的文明自觉观、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被视为当代中国三大世界史观，其理论博大精深，极具思辨，笔者难以对其整个理论窥得究竟，但对先生提出文明自觉的“三知之明”颇有感触。彭树智先生认为人类交往互动有三个主题，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身心，所谓文明自觉说到底只有一句话：自知之明、知物之明和知人之明的“三知之明”。而且这三者是行而可及的，即对自然不掠夺，从而有持续的发展；对别派的文明不霸道，因而可和谐同进；对自己的文明不苟且，因而有独立品格，从而达到知而后明，明而后行，在实践中知，以知导行。^②

一 知物之明——人类与自然的交往自觉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是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类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③ 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建立在自然界提供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上，在人与自然交往的矛盾运动中构建人类历史的演进轨迹。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如果把人类同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必然造成了历史中人类同自然的对立。从“天人合一”到“人定胜天”，再到“天人和谐”，是人类与自然之间交往方式的一种探索，是追寻人类文明演变规律的一个重要路径，也是阐述部分古代文明消失与现代文明昌盛的一个解释层面。在人类与自然的交往中，由于自然所具有的物性和被动性特征，人类在交往中掌握了主动权，因而在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人类需要表现出极强的自觉性。所谓知物之明，即是要知道物

① 彭树智 《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3页。

② 彭树智 《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4、1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6页。

质世界与人类文明之间的交往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一方面人类的科技发展和成果可以促进生产力进步,给人类生活带来革命性变化;另一方面又要知道科学并非万能,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因而必须强调对科学的人文关怀和对科学精神的关注。在这里,知物之明的自觉性,表现在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对自己理性的节制,从而达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它是人对自然的理性和德行认识。

第一,知物之明的自觉性首先表现为人类对自身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关系,也是一对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的矛盾关系。人作为自然的产物,是物质世界进化的最高形态,它与自然的关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具有互利互益的一面,也有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一面。自然界为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为人类改造自身和改造自然提供了物质基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有利于自然界和人类共同发展。与此同时,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又是贯穿历史交往的永恒矛盾,这种矛盾源自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在现代文明中,人类的生产实践创造了物质财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要遭受自然界的报复;而过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又暴露出人类对大自然挑战的软弱性。因此,人类在与自然相处时需要把握一个度,即人类治理能力和方法的适度、自然界自我供给和恢复的限度,还有人类自律与自然律、法律、道德律和他律的适度,这些也是人类与自然文明相处的自觉尺度。因而,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尊重自然规律显得非常重要,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统治的自然界,决不能向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

第二,在人类与自然界的交往中,尊重自然规律,构建生态文明,是知物之明自觉性的又一表现。由于自然界的物性特征,自然在与人类的交往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和被选择的位置,尽管如此,自然界的运转是有规律的,人类的生产实践一旦违背了自然规律,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83~384页。

此人类在与自然交往中，每走一步都要想到自然规律，这是实现知物之明自觉性的前提。而构建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人类对二者关系的反思和对其辩证关系的自觉认识。所谓生态文明是人和自然之间交往中形成的一种和谐的生存、生活状态，其自觉性表现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行为，其核心是生态规模基础上生态系统和社会秩序，这种系统的活力在于以生态主义取代物质主义价值观，用文明交往互动规律调适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① 在《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中，彭树智先生以反问的形式阐述了许多古代文明消失的因由，探讨了气候灾变的自觉与不自觉、石油时代终结之后的人类文明等，主张对生态进行理性的人文关怀，认识自然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基础上的终极价值，这种价值是人类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终极关怀。

第三，知物之明的自觉性还表现在尊重自然规律下进行的劳动创造，强调对自然科学的人文关怀。在与自然界的交往中，人类的文明自觉不仅表现在尊重自然规律，更表现在尊重自然规律下的创造性劳动，如在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的自然科学发展。自然科学以自然作为研究对象，是对自然规律与人类关系的理性探索，而理性是自觉的根本，科学的理性可以引导人类不断反思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意识到自己承担的道德责任，从而实现知物之明的自觉性。事实上，科学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对生态环境带来了危机，但这种危机的责任并不在于科学，而在于掌握科学的人类，是人的不自觉带来了科学对环境造成的负面效应，因此需要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将科学上升到科学文化的高度，讲究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对人类的科学活动进行引导、规范和制约。因为“科学精神只有从认识层次上升到社会关系层次，再由社会关系层次上升到人文精神层次，才能完整地构成科学文化的核心结构”。^② 与此同时，对自然科学的人文关怀，也引申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两种文化的交往关系问题。从历史上看，近代科学发展在源起上受到了人文主义的支持，在其后来发展过程中也有各种人文主义运动伴随或对抗。在本质上，马兹利什认为，“从外部看，科学之质不能摆脱价值，这种价值必然与人的价值相关，自然科

① 彭树智 《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 272 页。

② 彭树智 《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 317 页。

学与人文学科连同社会科学在尝试处理问题时，必须把他们不同的视角和方法结合在一起”。^① 彭树智先生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自然科技和人文社科两种文化的交往，受互动规律的支配，两者构成了人类社会完整的科学体系。

二 知人之明——人类与社会的交往自觉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类的普遍交往及两者之间交互的能动关系，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这种交往的能动作用不仅可以弥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不足，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以跨越时空进行对接，从而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且人可以能动地选择自身历史发展的道路。在人类文明交往史中，人与人的关系，构成了人类文明交往进程的总链条。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交往的普遍发展，由于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类在生产实践中不自觉地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础。然而，正如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世界文明也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特征。多样性意味着差异，差异则需要交往，文明交往即是立足于寓于多样性中的动态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既是人类文明中民族文化的同一性，也是要在不同文明传统的合理交往中实现互补。知人之明的自觉性，即是要在世界文明交往中承认文明之间的多样性和同一性，在理解异质文明的基础上尊重对方，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到互补，从而实现人类与社会的交往自觉。知人之明的自觉，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对社会的理性和德行认识。

第一，知人之明的自觉性首先表现在它强调文明交往的互动金律。互动性是文明交往的金律，文明交往的意义不但表现在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在新陈代谢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化上升，而且也使历史交往由地域的、民族的交往，走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历史逐步转变为整体性的全世界历史。^② 正是由于世界文明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特征，文明交往才成为必然，在交往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参照、相互影响，

^① B. Mazlish, "The Quality of 'The Quality of Science': An Evolution," in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 Vol. 7, No. 38, Winter 1982, pp. 42-52.

^② 彭树智 《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7页。

互相认识各自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因为只有了解其他民族的文明，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文明的优缺点，只有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先进性，才能使自身文明在世界历史的演进中不断进步。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知人之明的自觉性强调对文明交往的关注，在全球交往文明化的意识关照下，每个文明都能平等对话、互相认同、互相合作，在交往中找到“交汇点”。唯有如此，人类社会才能在相互交往中化解冲突、从冲突中总结交往规律，提高交往智慧和文明程度，加强交往互动的文明化进程。

第二，知人之明的自觉性表现在它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尊重、共生共存与共同发展。人类社会与生物界的多样性一样，其文明也存在多样性。在这个多姿多彩的繁华世界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交往是地域性、差异性、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因素互相作用的过程。然而，在现实交往中，文明间的冲突与整合始终是一对长期相伴的矛盾统一体。20世纪90年代，西方世界关于文明冲突的言论不断涌现，其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未来的全球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一条新的以文化为分界的“断层线”正在出现，西方与挑战者文明之间的冲突将超过其他任何分界线而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①对此，彭先生认为，文明之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相互冲突，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是暂时的，不是文明发展的动因，世界不同文明的和平交往与融合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因，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通过文明交往的自觉来解决。而且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互动规律，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动态结合，共存同进的交往互动是文明交往活动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基本规律。彭先生主张研究人类文明交往互动的规律性问题，并在深刻的矛盾对立中把握文明交往，把冲突和合作辩证统一于历史选择的相融点上，用交往互动的整体观对待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同进的问题。^②

第三，知人之明的自觉性还表现在强调从变化中看待一切文明，在变化中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恩格斯曾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园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172~266页。

② 彭树智 《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9、52页。

不动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① 人类文明也是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从字面看,文明交往就是有“交”有“往”,其过程是一个双向的或多向互动的奔流不息的过程,因而文明交往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其最大特征是其相互依赖和互动性。因而,要在交往中实现文明自觉,需要从变化中看一切事物,既在动态的发展中看,也在静态的分析中看,既从多样性上看,也从同一性上看,从而实现动与静的结合、多与一的统一,这即是人类文明的交往自觉状态。^② 正是文明交往相互依赖和彼此互动的特征,每个民族在交往中需要处理好同化与异化的关系,一方面继续发扬本土文明的优良传统、弃其糟粕,适时深化与变化;另一方面对待外来文明要有选择、有鉴别,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营养,在创新的基础上达到多元文明之间的互动互补,推动人类文明的交往进程。^③

三 自知之明——人类与自我身心的交往自觉

古人言,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之后方有自觉,自觉之后方有自由。在人类文明交往的过程中,人与自身的关系是人类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的重要基础。在人与自我身心的交往过程中,人只有对自己有了很好的认识,才会有自信,有了自信,才能知物 and 知人,才能在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之内实现交往自觉。在《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第二集《自我身心》中,彭先生用了四编的篇幅,分别对“人之谜”“人之终”“人之亡”“人死观”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述人类与自我身心的交往自觉。彭树智先生主张倒看人生,由死看生,从而才能体会到人生的意义,活得更为自觉。与此同时,人类作为文明交往的主体,既指单个的人,也是生活在一定文明中的族群、民族和国家的人类。自知之明的交往自觉,还需要人类在文明交往中能认真反思自身的文化和挖掘自己文化的人文精神,从而在文明交往的过程中可以正确认识自身文明和他人的文明,最终实现不同文明的互利互益、相互补充、共同进步。

第一,自知之明的自觉性首先表现在对人性的思考与反思。彭先生提

① 李慎明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92页。

② 彭树智 《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22页。

③ 彭树智 《文明交往论》,第39页。

出，任何一种文明，只要追溯其终极性问题，都要探讨人本身主体性问题，即自我身心交往问题，彭先生以斯芬克斯之谜开始，剖析了人的存在与价值、人之为人的生活哲学，以及人之交往最终走向文明自觉之路。事实上，人类存在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一个历史过程。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具有强烈的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和理性特征，人的生存是自然性不断弱化和社会性不断增强的自觉过程。人的社会性不断改造人的自然属性，逐渐摆脱自然界赋予的动物本能，逐步提高和完善人的社会属性。人作为万物之灵，其价值在于用灵性良知使自己文明化，因为人对自我身心的自觉认识，决定着行动的自觉，在人类文明交往史中，基于自我认知的自觉性指导着人类在与自然和社会关系中实践着交往自觉，体现着文明交往的深度和心理状态的平衡。在这里，自知之明的自觉性即是针对“知”的自觉性，在文明交往的过程中将感性、知性和理性的认识与实践升华于人的心灵自觉，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对自我身心的理性认知和德行把握。

第二，自知之明的自觉性还表现在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在人与自我身心之间的文明交往中，人的主体性特征决定了文明的一切创造都是为了人，人的理性特征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是超越一切动物性水平之上的认识。人类通过其主动性实践和理性认知创造了文化与文明，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人性也正是通过文化和人文主义精神而得到升华。文化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生存与发展状态，其本质在于价值即人的主体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面对世界范围的各种文化思想的互相交往，自知之明的自觉性不仅需要从人性的角度去反思，更需要有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民族群体意识的自觉，是国民心理的内化，是民族精神和国民主体意识的灵魂，它存在于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深处。与此同时，自知之明的自觉性还强调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因为人文精神是人的灵魂，是文明交往的内在核心，人的自觉意识和行为都是人文精神的表现。人文作为知识系统，以人的精神世界为根本，引导人们发展个性，完善人格，升华人的精神境界，使人生文明化。人文精神则是对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反映，是以观念形态存在的人之为人的价值界定，是对理想中人的本质特征的说明，表现为人们关于人的一种价值理想、价值追求。因而，研究理性自觉和人文精神的创造性，对探讨人与自我身心的交往自觉显得非

常有意义。

第三,自知之明的自觉性表现在对自身传统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在文明交往中,自知之明的自觉性要求理性对待对自身传统,对自身文明有所扬弃、与时俱进,在新时代能够既充满自信又有所进步,从而达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在世界的自我定位,实现传统文明的复兴,并与其他文明友好相处。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如何保存、传承和弘扬自身文明,是许多民族和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传统作为人们自我定位和民族认同的资源,其内在精神可以促使在文化上实现自信和自觉。因而传承与弘扬自身文明需要回归传统,但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从回归中反思自己,从而获得自觉。在全球化时代,对自身文明的反思,是实现交往自觉的重要一环。这种反思,不仅要对自己文明有清醒的认识,还要超越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对立思维模式,对古今中外的文明智慧包括各种宗教文化进行反思,只有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理性认识,并提炼升华为反思结晶的境界,才能达到文明的自觉。这种自知之明的自觉性即是要通过对自身文明价值的再肯定,吸收外来文明的精华,进行发展与创新,形成适应于新时代的新文明。在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自觉互化中,彭先生强调自知之明需要把握一定的度,即理性的度、平衡的度、温和的度和超越的度。先生要求,理性探索范围应缩小到可能把握和可以知道的范围,用实际的理性主义抑制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冷静对待外物,不纵欲也不禁欲;以“不动心”应对外界事物,磨炼意志、以人为善、宽容待人;超越权名功利,冷静对待失败与成功,使自己心灵得到宁静。^①

四 三者辩证统一

恩格斯曾说“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②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和知物之明的“三知之明”,是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集中

^① 彭树智 《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138页。

^② 李慎明 《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第195页。

表现，它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和思想的自觉，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这三大主题在交往互动中形成了三角形，底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互动，三角形的两边是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身心之间的交往互动。三者的交往互动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和不同人间的“三间”联系之中，以不同内容和形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要想更好地服务于人类，需要将其上升到科学文化和人文关怀的高度，从而实现生态文明的自觉性，因而人类文明的繁荣离不开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人类文明的繁荣同时也需要在文明内部保持传统因素的优势，在文明之间的交往中吸收别人的长处，从而达到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因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的自我身心之间的关系，是天文、地文和人文之间的关系。天文和地文是人文之母、人文之源，人文精神是人类以亲和关系沟通人生与自然而逐步摆脱野蛮和愚昧的精神动力，人类文明正是以人文精神对待自然界和人间实践而成为文明真谛的所在。人类的文明自觉正是围绕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之间的交往而实现“知”的文明自觉活动，是由不知到知、由知到觉悟的理性上升活动，是人类文明由自在走向自为、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①

[责任编辑：白胜洁]

^① 彭树智 《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495页。

provide a new path about world history and Middle East studies. The editor of journal hold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Peng , and introduces the latter's academic experience and thoughts ,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China's world history and Middle East Studies.

Keywords: Peng Shuzhi ,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Theory , Middle East Studies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Theory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i Jiancai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 advanced by Prof. Peng Shuzhi's , is broad and profound.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his theor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n be expressed as follows: putting forward the specif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self – orientation and mutual cognition of every country across the world; offering a right direction of foreign policies of every country during times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providing a reasonable thinking for every country to deal with its beneficial differences and divergences; as well as pointing out the channels to solve the conflicts and wars for every country. This theory has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nd the Chinese scholars can , therefore ,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ory , construct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ystem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Peng Shuzhi ,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Theor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and Peng Shuzhi's Conception on the Civilization

Jiang Zhen

Abstract: Chinese famous historian Peng Shuzhi advocates seeking the inter-

ac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world civiliz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eat Conception of History. He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three topics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human being, which inclu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kind and the n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kind and the socie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kind and the individual self. These are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s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Peng Shuzhi points out that the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in itself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created by the human being, which makes the consciousness of human's ideology and culture as the core and the conscious activities of the civilization exchanges as the principal line.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is the summary and the sublimation of the civilization exchange that embody the rule of interaction.

Keywords: Civilization Exchange,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Conception on the Civilization

From Al-Qaeda to Islamic St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eng Xianghong, Liang Chen

Abstract: Al-Qaeda and the Islamic State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terrorist groups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mpared to Al-Qaeda's loose hierarch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slamic state has 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at bea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ict hierarchy and centralism. In a sense, from al-Qaeda to Islamic State,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has evolved. This article uses the theory of social evolution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this evolu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fragmented situ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especially the turbulent political upheavals in Iraq and Syria, provide a very favorabl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ic State and the leader of the Islamic State inherits and internalizes the thoughts of its predecessor, Abu Musab al-Zarqawi, on estab-